

生科館位於人社院的旁邊，是全校離校門口倒數第三遠的館，距正門足足有一公里之遙，而且位在山坡上，大部分的人都以腳踏車代勞，只是下來輕鬆，上去卻得用推的。有時候我懶得騎腳踏車就用走的，從宿舍走到生科館大概也有花七、八分鐘。而且會爬坡爬得氣喘吁吁，不過這樣倒是可以減肥就是了。另外，北醫校友就讀於生科院的人數並不多，其中以保健系最多從博士後研究到碩士共有五個，另外還有醫技系的校友，最特別的是生科所李宏圖教授亦為北醫校友，所以北醫校友人雖不多，卻都是菁英分子呢！

清大的女研究生宿舍蓋得十分漂亮，叫作「雅齋」，裡面的設備也很不錯，兩個人住一間，每間都有電話，公用的空間如走廊、曬衣場及陽台都很寬大，衛浴設備及洗手間也十分充足，且有專人打掃，另外還有電腦室、桌球室及電視間等公用設備，大體上來講算是很舒適而且自由，因為研究生並沒有規定幾點要回宿舍。雅齋裡的走道四通八達，好像一座迷宮，就連我也還沒有完全弄清楚方向，十分有趣。研究生住的宿舍還有鴻齋、信齋、碩齋等處，不過除鴻齋八樓住了一部分女研究生外，其他都是男生居住，因此我就不能為大家作更詳細的介紹了。

來清華最大的感觸就是這個學校十分尊重學生，該給學生享受的權利校方絕不會忽略，像圖書館光碟查詢系統不但是免費的，而且不小心弄壞了也毋須賠，又如計算機中心裡設有開放的電腦室，愛用那種系統的電腦打多久、印多少張都沒人管，除此以外，行政人員的態度也十分和善，彷彿隨時可幫學生解決問題。從很多小地方都可以看出清大校方尊重學生的意圖。當然，如果學生不盡好自己的義務，校方也不會視而不見。像常看到校警在校內拖吊違規停放的腳踏車以免妨害其他人的交通。這些都是讓我在欣賞清大研究風氣外更激賞的地方。

走筆至此，已是夜深人靜之時，窗外的風仍未停息。我很高興能成為清大的一分子，但我更不會忘記我是北醫人，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如所有清大人般驕傲於自己的學校而自信的說出「我是北醫畢業！」

1992年12月3日凌晨于風城

## 醫學系校友

## 葉健全

# 基礎之旅

採訪：徐榮隆  
整理

在一個秋天的午后，我們很榮幸的訪問到葉醫師談到了這次基礎醫學研究之旅。

我當時在學校並非是很特出的學生，事實上在我們那時候有些比較有名的學長如陳家楨博士，他是一畢業就到哈佛大學攻讀微生物學，而我在學校時並沒有想要說將來就一定要走基礎醫學這條路，只是當時對研究比較有興趣而已。畢業時大概是三十幾名，還有機會在馬階當 Intern 在 Intern 時也是和家一樣懵懵懂懂，對於要走那一科並沒有很清楚的計畫。當時前幾名的人都走婦產科，不過看起來好像好累，當兵時我的同事都在 K 那個托福啦，GRE 啦，我不知道在看什麼，那時我的同事提議去考 FMGLX，我沒有讀也跟著去考。退伍後就到馬階醫院當小兒科醫師，兩年的時光在忙碌中過安去了，R 2 時我才認真考

慮將來要到那兒去，當時高我一屆的學長建議說我到 R3 時一起到屏東基督醫院成立小兒科，我想這也是條不錯的路，另外我的同學提議一起出國，我覺得這也是另外一個考慮的方向，可是要出國讀什麼呢！我們想說藥理也不錯，一方面和臨床有配合，一方面和基礎醫學也有關係，所以當時就這兩條路同時進行，一方面詢問屏東基督教醫院的情況，另一方面也積極準備考托福，GRE 和申請大學有關事宜。那年五月杜克大學就給我回答說接受我的申請，於是我就開始準備要出國唸書。

去杜克大學之前我對它一點概念都沒有，只知道那年它們的籃球隊打到全美第二名，好像蠻不錯的，後來才知道它很有名。去時的心態只是覺得換一種生活方式，說不定這樣會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，於是那年的八月到了杜克大學，開始了另一種生活。

杜克大學位於在一個丘陵地上，四周都是廣闊的樹林、所在的那個鎮面積比台北市大，但人口卻不到恆春鎮的人口數，不過卻是美國有名的研究重鎮，裏面有各家著名的大藥廠，IBM, Computer Science 和 NIH 的研究機構，據說當地是全世界 PhD 最密集的地方，只要碰到中國人不用說一定是 PhD，日後証實所言不虛，很多中國人都是在中央研究院當客座教授。杜克大學是在七十幾年前由杜克家族所創立的，起初只是黑人社區中的一所女學院，後來由於資金充沛逐漸發展成大學，它的醫學院也是五十幾年前成立，用高薪從 Johns Hopkins 聘請一些年輕醫師來到這裏，所以幾乎是 Johns Hopkins 的翻板。因為這樣鼓勵發展，造就了現在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排名在全美第五大醫學中心。

我到了以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終於弄懂我們系裏面的研究室，當我拜訪到最後一個研究室時，研究室主任問我是要當 PhD 或是住院醫師，因為他當時是醫院神經科主任，可以考慮收我當住院醫師，我當時想如果要當住院醫師早就在馬階當完了，何必千里迢迢跑到這裏又是不同科當醫師，於是我選擇了攻讀 PhD 且留在這個研究室。我的指導老師是全美做癲癇實驗相當出名的人，當他就分配給我一個題目以化學刺激方法引起癲癇，再用藥物來做實驗，我就這樣開始了我的研究工作。第一年由



葉健全博士全家福(右為葉博士)

### 葉健全

- 本院醫學系畢業
- 馬偕醫院小兒科住院醫師
- 杜克大學神經藥理學博士
- 北卡州立大學(教堂山)藥理研究所研究員

於要上課又要做實驗，所以比較辛苦，後來就比較順利，當時和我在一起做同樣題目的有二個人，一個是很用功的醫學生，一個是博士後研究員，後來那個醫學生做不出來，另一位由於日子久了和他較熟，他就把他的部分資料給我，而他轉做別的研究，就這樣我的研究資料慢慢的收集出來，在五年內也做出了三篇論文。在杜克大學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後，我又到北卡州立大學的藥理研究所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工作，經過了為期一年多地研究計畫之後，我回到北醫和北醫的學弟妹們有幾次交換心得的機會，並遇到胡院長，他很熱誠的邀請我一起在北醫服務，我想如果能在這兒有自己的研究室，做一些研究那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。

最後，葉博士談到他自己對目前國內基礎學發展的期望。國內過去會有許多很有名的學者，但由於近年科學的飛快進步，這些在過去有名的資料已經不太足夠了，應該另有一批人再來投入這個研究領域，並且整合國內的研究學者，共同致力於本土科學的發展，另外在醫學生的養成階段中，也該注重更基礎的知識如 DNA 和 RNA 等，因為，再不多時，這種因基因工程發展出來的治療方式將在未來占有重要的角色。

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.  
pharmacology  
Felln at Neurology Department at Duke  
Medical Center.